

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(108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李建慈**

就讀系別：**物理治療所三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逍遙遊**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教導我的病人們！期許自己日子忙碌，仍執筆不輟，
在臨床繼續貢獻所學，做對的事！



逍遙遊

物理治療所三年級 李建慈

病人是面鏡子。他們真實反應出內心的認同、彌補、慰藉，必須有足夠的內省能力，才能在病人身上看到自己。前往病例討論會的路上，糾結於我的研究、治療的手法、一些專業之間的冷言冷語，想起我的病人。

在物理治療中心長期做術前運動訓練的先生，盼了好久呼吸順暢的日子，肺臟移植卻失敗，看著病歷系統裡的死亡證明，懷疑著如果沒有換肺，繼續運動訓練的日子，生活品質不好，但是不是至少還活著、還存在？慢性肺部疾病的伯伯，原本可以隨心所欲與太太享受退休生活，遊山玩水，卻隨著疾病惡化，活動一下便氣喘吁吁須帶著氧氣。重新給予適當的衛教、呼吸與運動指導，心中總有著一塊疙瘩，忍不住開口詢問伯伯，這樣的喘一定相當困擾他，覺得整個生活步調都因此被束縛了吧？然而，伯伯卻笑著對我說：「怎麼會呢？我的心靈比誰都自由呢！年輕時候性子很急，急著追求工作發展，希望好還要更好；到老了肺出了問題，因為喘逐漸放慢了步伐，才知道年輕時候認識瞬息萬變的世界，現在卻可以體會到它的永恆。治療師，我覺得我們治療的其實不是疾病，我們治療的是一個緣份，我這肺不會好，但是你教我如何與喘共同生活，心境早就不同於以前。」

我想起蘇軾的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」所有事物都能以變與不變的角度看待，這是不同的眼光看世界，眼光的大小，決定情感的展現，更深深影響心境的波動。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我於風中低望，

完全看不見自己的影子，所有的高山、房子、河流竟全融成一望無際和諧的綠。逆著風，即使眼眶因低溫而乾澀，心中卻有個聲音要我仍繼續向前，我還要更高、更遠。

我明明知道可以低飛遇樹而止，抑不必脫離熟悉且冰冷的黑暗，但我不願安逸於深而不可透的海水，不想被深邃的海侷限，我想要擁有視野更廣闊的人生，所有有形的萬物無法給我限制。奮力一躍，騰空的瞬間，迎面而來的是刺眼的陽光，伴隨著六月海動的大風，我仰著頭隨風而嘯，鼓動著雙翼，水珠刷的一聲灑落，我已是幾萬里之高，大風持續吹著，我扶搖而上。

身下的萬物是如此的渺小又難分彼此，惠子曾經耿耿於懷的「子安知魚之樂？」這下可真是無解了，在這當下，誰是誰、名與實，對我來說都不重要了，在我眼中他們都只不過是大地的一部份。當你說名要符實，瓠瓜就該當水瓢，因太大沒有水缸容得下，因皮太脆弱盛不了水，所以就是無用。我十分疑惑，那何不綁著這些瓠瓜在腰際，乘著他們隨波漂流呢？在萬里的高空鳥瞰，究竟什麼才能稱得上是「用」呢？在萬里的天上持續上升，舀水的瓢或沉浮於水的樽，我看不出他們的差別，也許沉浮於水的樽，它隨波蕩漾，可能還比缸中的瓢更快活吧！我總以為因肺病所苦的病人，氣喘吁吁的生活束縛著人生，在萬里的高空上，我的病人們慢慢一步一步地走著，駐足調整急而短淺的呼吸，與汲汲營營快步向前，卻頻頻回頭緩而深長的嘆息，又有何異呢？

腳踏實地的人們，總以為眼見為憑，一樹一花，就是這個形，抬頭仰望是蔚藍無際的天，所以天就是藍的吧！但人們怎敢肯定天就是他們看到的天呢？又怎能確定天空的極致深處就是如此呢？在這個高度往下望大地的一切，小至我已無法察覺的塵埃，大至

耳邊呼嘯而過的大風，都顯得如此自然不做作。蟬與班鳩譏笑我的愚昧，在牠們眼裡，隨時隨地拍拍翅膀，就可以輕鬆地棲於任何一棵樹上高歌，何苦非得等著大風起時衝到高空，又為什麼要一直不停的往前飛？這一切只因為我的視野夠廣大，我不願只是孜孜矻矻地與疾病本身周旋不休，更不想汲汲營營的追求旁人所謂的輕鬆，以填滿病歷交差了事為樂，滿足世俗訂定的標準。

我不會因能夠從水裡的鯤自由地化作鵬而自我設限，當然更不會因為擁有巨翅而滿足於現況，於林間穿梭。鯤化為鵬的瞬間不只是肉體上的逍遙，更是心靈上的解放，我心在變幻莫測的天地之間遨遊。當我展開雙翼飛翔，恍惚中，整個宇宙都在我眼前飛逝而過，恍惚中，我已看不清雙翼的末梢到底在哪？恍惚中，這整片無止盡的天已與我融為一體，這豈是盲目的在複雜的白色巨塔中故步自封下，橫衝直撞過去的我能夠體會的逍遙自在？就像是太陽升起生命就結束的真菌，不懂一天的長短；千年的神木也無法懂得，只活了七百歲的彭祖，怎麼會是令人羨慕的長壽。門外漢自然無法懂得，治療師不開藥不打針，花很多時間的衛教、運動指導的奧妙。那些傲慢張狂，以為自己的意見就是主流價值的人也無法理解我，並非為了任何特定的目的展翅高飛，因為身為人類，從來就無法體會真以心領神會入有閒的繁複世界，才能自然地忘卻一切，毫無負擔的悠遊！現在的我，享受著撲動翅膀的無比逍遙，餘光中我看到，好像我的病人也化作鵬，帶著我乘著風繼續飛！

「治療師，你請解釋一下，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去跟病人示範衛教內容嗎？口頭跟他們說明就可以了。」

會議室投影機閃爍的燈光，恍惚中，我看見腳下還有自己翅膀的影子。